

# 首届（2009）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

陈竞

首届（2009）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广州举行，其“民间立场”的定位及高达30万元的头奖奖金引来多方关注。而更让人意外的是，颁奖典礼现场，评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对头奖获得者林贤治《旷代的忧伤》提出了明确批评，认为作品过于追求思想性而艺术表现力不足，“写作散文时应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散文家，而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林贤治则表示，“我始终认为，自由主义精神涵盖一切，作家的存在必须成为一个自由主体。”“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缺乏自由的肉体和精神。多年来我一直强调文学的‘自由精神’，是因为我感觉自己也没有。目前我们最需要什么，我才强调什么，谈问题并非一定要面面俱到。”

事实上，两人的分歧在于对散文这一文体及散文精神的不同理解，分歧本身也引发与会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场主义与当下散文创作”研讨会上，众学者分别阐释了自己的认识。

在题为《寻找历史的坐标》的演讲中，孙绍振从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脉络入手谈到，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具有独特性，不像小说、诗歌，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许多中国作家文字背后都有外国作家的影子，但中国散文不同，它是中国独创的文体，但又是非常脆弱的文体。他说，中国散文本土语言的丰富性使得写作者很容易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成就，但封闭发展也会带来严重后果——文体危机。“过度抒情，就会滥情。滥情是一种危机，那极端锋利的思想会不会产生另一种危机——‘滥智’呢？实际上已经存在，以学问为思，学问的炫耀代替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思考，这就是某种程度的滥智。”随后，他对头奖获得者林贤治提出批评，并表示，“写作散文时应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散文家，而不仅是一个思想家。”

座谈会上，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好散文只注重思想的话，我们何必叫散文呢？思想的锋芒如果没有艺术力量的支撑，会很快消失。因为人类历史上思想的更替太快了，而艺术的根基是相对牢固的。最理想的是，思想的锐利也是艺术的创造。不仅思想是疯狂的事业，艺术同样是疯狂的事业，是要付出代价的。思想的疯狂所付出的代价看得见，而艺术的代价有时会导致有的人终身不能入门，有时候思想的光芒会掩盖这种悲剧。他在发言最后表示“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此次获得大奖的林贤治散文集《旷代的忧伤》勾勒了一副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在对自由精神的追寻与捍卫及对人类精神苦难史的书写体验中，完成对当下现实的关照和批判。他在演讲中表述了什么是自己心目中的散文。“自由感、个人性、悲剧性这三个标准综合起来就是我衡量作品的根据。”如果具体在文本中，他认为散文要具有游牧的性质、怀旧的性质和古典气质。在对这三点进行阐释时，林贤治谈到，散文贵在无边界无中心，中国散文坏就坏在有中心。“我始终认为，自由主义精神涵盖一切，作家的存在必须成为一个自由主体。”他还谈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的确重要，但现在的散文不堪卒读，就是因为语言被破坏，从工农兵语言开始变得粗鄙化，再加上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不断破坏，想用稍微优雅的个人化语言，很困难。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1930年代的散文而对当下散文评价不高的原因，“散文还是应该带有优雅的气质。”

对于孙绍振的批评，林贤治在发言中回应说：将思想放在散文等文学门类中时，强调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并没有轻视技巧、语言的意思，也并没有在强调内容方面的重要时轻视形式的探索。他认为，所谓思想，并非一定要写重大事件讨论重大问题，写日常生活同样可以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关键

是作家是否以一种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和生活。“我为什么从199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强调自由精神，那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没有。中国文学长期缺乏自由的肉体和精神。在今天，自由精神对散文、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都很重要。目前最需要什么，我才强调什么，谈问题没必要面面俱到。”

评论家丁帆认为两者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在商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下，散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简单概括就是，是内容大于形式还是形式大于内容。他认为，两者良性的互动和完美结合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他同时表示，主体性的丧失和主体悲剧意识的丧失是当下作家创作面临的问题。正因为处于消费文化时代，才更需强调思想的穿透性。

评论家周伦佑也表示，评价一部作品不能忽略时代性，一部作品的精神特质尤其与时代的潜语境有关，这种潜语境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表达中。华南理工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徐肖楠认为，作家的思考与他的生存状态有关，通过作品创造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真实。中国散文大多事关时政，其实就是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情结，归根到底就是有中心性。而自由精神关系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在今天特别匮乏。

周晓枫在发言中称，近年来她参加过不少散文研讨会，发现大家总是强调捍卫对散文的某些常识性理解，“当我们逐渐把这种常识当做庞大的遗产来继承时，我觉得很可悲，我们把散文精神最宝贵的自由放掉了，最宝贵的散文力量被我们自己瓦解了。”“写作者必须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品格。”

她还从自身写作谈到对散文的理解。她说：现在越来越觉得写散文，耐心特别重要。我们确实容易被很多利益收买。当我们去捕捉一个题材创作一个作品时，如果像狼一样，脖子上戴着铃铛是无法捕捉羊的，必须身上没有挂碍。我也经常说，童话中仙女发给好女孩坏女孩的是一个东西，并不是她偏心眼，发给好女孩的是珍宝，而发给坏女孩的是蛇蝎，只不过那个没有耐心的女孩中途掀开了篮子，变成了蛇蝎。